

神死與女少

高爾基等著
秦似譯



上海雜誌公司刊行

879

42点

神死與女少

著等基爾高
譯似泰



行刊司公聽雜海上

中華民國三十八年一月一版

少女與死神

著者 高爾基等

譯述者 秦似

發行者 張靜廬



發行所 上海雜誌公司

上海 中正東路卅九號
漢口 文通路
長沙 府正街
昆明 武成路

No. 301 B. 241

S.

目 錄

姆采里·····	萊蒙托夫（一）
少女與死神·····	高爾基（五八）
俄羅斯·····	拜依里（七九）
一切已經被劫奪·····	亞琪瑪杜娃（八二）
你和我·····	顧密里夫（八四）
馬·····	鐵霍諾夫（八六）
無題·····	彼里薩（八八）
憤怒的話語·····	雷爾斯基（九一）
後記·····	（九三）

姆采里

M·Y·萊蒙托夫作

我祇嘗到了一點蜜，
而看呀，我總得死了。

I. Samuel

一

在年月不很久遠之前，
那融匯着，喧鬧地奔流着
像姊妹般愛戀地擁抱的
亞拉格瓦河和寇拉河的地方

矗立着一間古舊的修道院。

從一座樹木叢生的小山附近

行人還能够看見它那剝落的牆壁

一座塔，和寺院的拱門。

但芬郁的馨煙不再

繚繞於拱形的天花板，

而衆僧也不再於夜闌

唱讚歌和爲我們的罪惡祈禱了。

僅剩一個是這廢墟的孤獨的住持，

一個古稀的人，蒼白得如像月亮，

久已被世人和命運所遺忘，

拂拭着墓碑的塵末，

(原註) 娘采里 (Mtsiri)，喬治亞土語，意思是「一個未受戒

僧人」或僧院中未出家男僕。

那些古老的刻文上面記述着

往昔裏絢爛的榮華——

和帝國末運的故事：

怎樣有過一個皇帝，被憂傷壓倒了，

厭倦於他所戴的王冕，

把國士渡讓給俄羅斯。

從此天堂的寵澤便降臨

於喬治亞，現在是一處平和的樂土。

她不再畏懼敵人了。

在一堵友善的干戈之城的背後

她平和地昌盛了這好些年月。

有一次從山上來到第佛里斯城（註）

一位俄羅斯將軍策騎而下。

他帶著一個在他看管中的俘虜，

一個那麼年輕的孩子，

受不住猛力馳騁的艱辛

而病倒了。他幾乎死去。

這個弱質而消瘦的六歲孩子

像一匹小瞪羊般羞怯而野性，

而，勇敢有如他的氏族和親鄰，

他咬緊牙根忍住了自己的痛楚。

堅持着一種固執的心情

他驕傲地揮手拒絕一切飲食；

連最微弱的歎息聲也不會

從他口裏透出來——他情願死。

於是出於憐憫，一個老僧

照管着他，一直看護到

他使他恢復了健康。

從此這孩子就留下跟他在一起。

然而遠離了孩童的歡樂，

這孩子起初多是避開一切人，

自個兒迷惘徘徊。

而且像是被什麼模糊的召喚所驅迫，

他慣常渴念地凝望東方，

那兒居住着他的親族。

然而一年年過去，他失掉了

原先對他的寄主底嫌惡；
他很快學會了異鄉人的語言，
而且不久就受了老僧的洗禮。
他將要舉行宣誓了，
雖然還很年青就要披上袈裟，
而這時他突然失蹤
在一個秋夜裏。僧侶們
怕他迷失在稠密的樹林裏。
他們到鄰近四處搜尋他，
而找着時他已奄奄一息了
昏厥了過去。他們拾他回來。
一死的慘白浮在他臉上，
敗損了，帶着迷惘的凝視，
他躺在那兒，軟乏而難於動彈。

當問他遭遇了什麼時

他沒有回答一個字，

他是那麼萎靡無神啊。顯然的

他是瀕危了；而怕他

會不懺悔便絕了氣，

一個僧人走過來舉行儀式，

要聽取他的遺言和最後的請求，

爲他的靈魂跪下來祈禱。

這少年，於是以他僅剩的氣力，

掙起身來詳盡地講道。

（註）第佛里斯是喬治亞首府

「你來聽我的懺悔吧。」

謝謝你啊，好心的老人，我想

我真的應該在你面前舒鬆我的心，

緩一緩我那劇痛的心房。

我從不曾傷害過任誰，

我做過的事又是那麼單調而乏味，

你會是很難有興趣聽它的——

而且一個人能够揭露他的靈魂麼？

我的生命短暫而且全部在牢獄裏，

沒有激動的波瀾，呆滯而暗淡。

如果可能啊，我就把這兩種生活

換取一種了，那是行動，遊玩，和鬥爭。

在整個生命裏我祇有一個想望，

它在我內裏像一把火般燃燒，

像在一陣暴風中般旋轉我的靈魂，

像一條蛀蟲般咬噬着我的胸膛；

它叫我從窒悶的閨房裏，

從祈禱和磬鐘聲裏衝出去，

走到奇異的地方，那兒生命

充滿了搏擊和鬥爭；

那兒羣山高聳入雲端

岩石錯落的山巒躍向蒼穹；

那兒勇敢的人像鷹一般自由——

而我呀，正渴慕自由能如他們一樣。

我以眼淚，痛苦，希望和惶慄

滋育着這個激越的心情。

而所有這些我都坦然承認了

我不想要任何的寬恕。

四

「我以前聽說過很多次，

老人啊，你救了我的生命。爲什麼呢？

我是那麼寂寞，那麼陰沉地長大——

一片被風暴捲起的破葉，

心靈上是一個孩提，命運上是一個僧侶，

他總不敢遠離寺門。

在這些陰暗的圍牆後面長大，

沒有誰我叫他「爹，媽」。

老人啊，你的願望，我知道是

想叫我忘去這些甜蜜的名字。

沒有用！它們的聲響在我是與生俱來了。

我看見別人，不像我可憐，

有家，有朋友和親戚，

然而我不認得一個親人

連一個親愛的誰的墳吧，也不知道。

於是不必白費一滴眼淚了，

我在自己的心底誓願

要走進世界去探尋

我能够吻愛，能够緊緊

抱在我燒灼底胸脯的誰——

誰許是我不認識的，

但能够親熱猶如自己的親屬。

可是啊！這些夢已永遠消失了！

我永遠看不見我的家鄉，永遠不能了！

就像我生時是一個孤零的奴隸，

我快要孤零地走下我的墳墓了。

五

「死我並不害怕。我聽說過，
在那永恆的闐寂的陰冷中
一切苦痛都平復了。」

但是我惋惜這麼快便死去！

我還是這麼年青啊！你可知道
放任不羈的青年底幻想？

也許你一向生活在平靜中
從來不懂得愛底歡樂，

難道你的心從不曾被恨刺痛過
從不會在你胸裏急速打撲過

當你看見陽光照耀的田野和花兒，

或在角樓頂上

一隻被暴風驚嚇了的鴿

躲在一個洞裏，

在牆上一條寬闊的裂縫？

你是那麼老而灰暗；我曾聽你說

世界不過是漆黑無光的地獄，

再也沒有希望留在你的胸膛。

有什麼呢？你的已是靜止的年辰——

你有那麼多可以忘懷的——

你活過了這麼久！我可還沒有。

六